

# 长颈龙的 完美一天

〔日〕乾绿郎 著  
季玄 译



媲美《盗梦空间》的  
科幻推理杰作

『这本推理真厉害』  
大奖获奖作

朝日时代小说大赏  
这本推理真厉害

双冠王得主

乾绿郎 代表作

同名电影由

日本人气女优绫濑遥

新生代小天王佐藤健

著名导演黑泽清

共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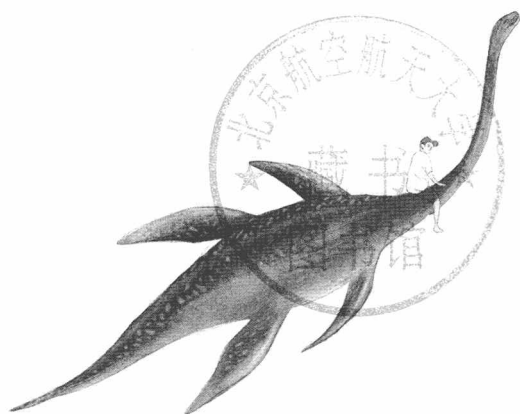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044842

I313.45  
638

# 长颈龙的完美一天

〔日〕乾绿郎 著  
季玄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航

C1651930

I313.45  
63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7929

KANZENNARU KUBINAGARYU NO HI

By ROKURO INUI

Copyright © 2011 by TAKARAJIMASHA, Inc.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karajimasha,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颈龙的完美一天 / (日) 乾绿郎著; 季玄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709-8

I. ①长… II. ①乾…②季…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7247 号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责任编辑: 陈 旻

文学统筹: 陈希颖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 长颈龙的完美一天

[日] 乾绿郎 著

季 玄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9709-8

定价: 25.00 元

过去，岛民们用的是一种名叫姬椿的树，他们把树皮刮下、捣碎，取它的汁液做鱼毒。

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氰化钾。

用晴彦叔叔的话说，用氰化钾比较省事。

我口中的晴彦叔叔，其实是我外婆的哥哥。按理说，我应该叫他大舅公，但我一直都这么称呼他。

模糊的记忆中，我只去过那个“岛”两次，一次是四五岁的时候，一次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坐的是渡轮。那时候，岛上还没有机场；第二次去的时候，从鹿儿岛机场出发，乘坐仅能搭载百人的螺旋桨飞机登陆到了岛上。

岛上的机场，除了仅有的一条飞机跑道以外，只有一间办公兼候机用的简易小屋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父母领取行李，办理各种手续的时候，我和弟弟两人就痴痴地望着天花板，看着上面的大电扇一圈圈地不停旋转。

岛上仅有两辆出租车。在机场，我们叫来其中的一辆，约莫十分钟的车程后，我们便来到了“猫家”。

岛民们习惯把“猫家”读作“喵家”。

因为岛上同姓的人很多，为了方便区别是谁家的房子，大家就给每间屋子起了爱称。

家里亲戚和岛上的人们都不叫晴彦叔叔的本名“和晴彦”，而是叫他“猫家的晴彦”。按照这个逻辑，他们大概会叫我“猫家的淳美”而不是“和淳美”，弟弟就会是“猫家的浩市”了吧。

猫家这个屋名的由来，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族人长得像猫，也不是因为家里养了几十只猫咪。据说是因为族人住的房子很小，就跟猫住的小屋似的，所以才叫猫家。好像我家族，即便是在这小岛上也是出了名的穷苦农耕人家。

不过话说回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去猫家的时候，古旧木质主屋边上已经新建了一排新型的平房，整个院落已经颇具规模了。

为了抵御台风，族人在猫家周围沿着道路，堆起了成人身高一般的厚石墙，绵延数十米。

湿漉漉的青苔爬满石墙，羊齿的叶子从石块间隙中探出脑袋。清晨或是傍晚路过石墙边时，还能见着四处流窜的壁虎。

石墙窄小缺口引出一条通往猫家的小路。平缓向下延伸的石子路，连接着猫家的屋子与庭院。

昏暗的小路两边长着苏铁、阿檀和羊齿等热带植物，好几只黄黑条纹的大女郎蜘蛛在那儿安营扎寨。

妈妈起初看到它们就恶心，每次要走那石子路时，总要有  
人走在她前面。

起初刚见到这些在东京不曾见过的大蜘蛛时，我也是胆战  
心惊。不过后来看得多了，发现它们虽然看起来很毒，其实本  
性很老实，实际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就慢慢习惯了它们的  
存在。

下了石阶是宽广的庭院，院子里散养着山羊和鸡。

红砖修葺的古旧木质主屋居中，右侧是新建的平房，左侧  
是铁皮屋顶的仓库，主要用来收纳晴彦叔叔劳作用的农具和夜  
钓爱好用的渔具。仓库边上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榕树。院落的  
后面就是一排防风林了。

这个岛上，没有沙滩。

岛上临海的地方几乎都是悬崖峭壁，能直接下到海边的，  
全是被岩石包围的珊瑚礁岩滩。小岛之所以没有像冲绳、奄  
美群岛那样成为观光地的最大理由便是：岛上“尽享热带蔚  
蓝的海洋风光，却无游泳之地”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环境  
了。据说竹下内阁那会儿，拨款一亿日元重振家乡，不知是  
从鹿儿岛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运来大量的沙子，规划建造人工  
沙滩。但天违人愿，仅仅两次的台风来袭，就将那些沙子  
与好不容易申请来的资金都付之“流水”了。

我们一家来岛上探亲的时候，晴彦叔叔怕我们无聊，就带  
我们去钓鱼。因为岛上没有能让孩子们安全游泳的地方，要说  
娱乐的话，就只剩下钓鱼了。

晴彦叔叔称得上是一个钓鱼好手。他特别喜欢夜钓，几十

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同一个岩滩的同一块岩石上垂钓，日子久了，大家就把那块岩石命名为“晴彦岩”。晴彦叔叔想教我和弟弟钓鱼，但我是女孩子，弟弟浩市又只有四五岁，都没办法上岩石钓鱼，结果我们只能在退潮时岩石间形成小池塘里玩捕鱼。

那时候，岛民们使用高倍稀释过的氰化钾来做鱼毒。

宽阔的浅滩退潮时，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池塘，小的和家中浴缸一般大，大的则像个游泳池。远远望去，池塘的水面不知何故显出一片青苔绿色，在太阳的照射下泛出粼粼波光。

往池塘里倒入晕鱼药，稍待五分钟左右，水面就会喧腾起来，小鱼们一一翻腾跃起。再过一会儿，大鱼也会从岩石间冒出来，最终鱼儿们都会虚弱地浮上水面。

这时，孩子们就会用渔网捞鱼，用鱼叉戳鱼玩儿。

我和弟弟也乐此不疲地迷上了抓鱼。

银白色的雀鲷、红绿亮色条纹的隆头鱼、赤红的石斑鱼……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我们叫不出名字来的色彩缤纷的热带鱼。

岛上规定要在倒入过晕鱼药的池塘里，竖起绑上红布的竹竿作为记号。据说那是因为用作晕鱼药倒进池塘的氰化钾，虽然用量极小，但毕竟是剧毒，所以必须习惯性地插上红旗标识出危险区域，以示警戒。

涨潮时的岩滩海水满溢，竹竿也会自然倒下，随波而去。

我想，我弟弟……浩市他，他是想要那根系着红布的竹

竿，所以才会把手伸出去的。

他追逐随波倒下的竹竿，向岩滩远处跑去，掉入了海中。原生态的岩滩尽头，常有意想不到的深渊。

浩市坠入岩缝之间，澎湃的海涛翻滚着白色泡沫向他直扑而去。

年幼的浩市在波浪翻涌中，身体载浮载沉，眼看就要被汹涌的激流挟带而去。

近在咫尺的我，马上伸出手，抓住了弟弟浩市的小手。

然而，海浪的力量巨大无比，我也几乎要被一起卷走。

我和弟弟在潮水的冲击下，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大声哭喊。

最早发现突发状况，赶来救我的人是我的母亲。

父亲为了救弟弟跳入海中，他视若珍宝的黑框眼镜也落入海中，不知所踪。

被大人们救上来后，我望了一眼远处的大海，只见那红色布巾随着海潮渐行渐远。

蔚蓝的大海，无暇而又纯粹，映衬着一抹幽红，浮浮沉沉，简直就是我梦中的风景。

我大口吐出呛到的海水，昏昏沉沉中，听到大人们的大喊大叫相互斥责。

那是我对于这个小岛记忆的一部分。

回到东京不久，父母就离婚了，从此我和妈妈相依为命。

自那以后，母亲对小岛始终讳莫如深。我二十四岁那年，她撒手人寰，临终前一次都没有回过小岛。

当然，晴彦叔叔后来的情况，我也不得而知了。

只有当时紧握在手心里弟弟小手的触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手中。

卧室里的电话分机铃声把我从浅睡中唤醒。

睁开蒙眬的睡眼，望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子钟。

已是中午时分了。

从床上坐起身来，我伸手拿起挂壁式电话的话筒。

“老师，原稿后期的润色已经完成了。”

电话里传来真希小姐的声音。

“我马上就下来，稍等我一下。”

“还有，泽野先生已经来了。”

“啊，是吗？好的，我知道了。”

我把话筒重新挂回墙上。

不知为何感觉好累，还有点精神不济。

我静静地坐在床边待上十分钟，耐心地等待大脑苏醒过来。

耀眼的阳光从卧室遮光窗帘的缝隙间倾泻下来。外面好像也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胡乱地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我伸手拿起床边桌上的卡斯特烟盒。

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用廉价的打火机点上。深吸了一口，让烟气游走过肺部，从鼻子缓缓吐出。晨起的第一支烟竟让人有点头晕目眩。

只抽了三口，就把它按进烟灰缸里揉熄了。我站起身来，走出卧室。

在盥洗室洗了把脸，换好衣服下楼去工作室。工作室里有四张助手台，而泽野正坐在其中一张前翻阅着报纸。

我是一名漫画家。

工作室就在家里的一楼，那里是半地下的结构，一半在路面上，一半在地下。

房间正对通风区域的那面墙是由透明的玻璃砖砌成的。

由于玻璃砖带有淡淡的蓝色，正午炫目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室内时，总有一种置身水底的错觉。

工作室角落的意式浓缩咖啡机滋滋作响，喷出蒸腾的水蒸气。

穿着工作围裙，带着手套的真希站在咖啡机边。

“啊呀，老师。早上好！”

一发现我的到来，她赶忙招呼道。

我走向屋子角落自己的工作台。覆有厚玻璃板的弧形转角桌子上，一丝不苟地叠放着已经完成后期作业的整齐的原稿。

坐下身来，我开始检查起原稿。

真希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无可挑剔，不仅干净利落，而且从不迟延。

她贴的网点纸，只能说是“绝了”。老实说，我自己都贴到不了这个程度吧。自从有了她这个专职助手，我的稿子很明显地上了一个档次。

真希把做好的意式浓缩咖啡倒进小杯里，给泽野先生端去一杯，自己桌上放下一杯，最后再给我送来一杯。

像她这样不但会画画，还这么心思细腻的孩子，现在可真不多见。

“泽野君。”

我一边检查着原稿，一边招呼道。

“是！”

泽野刚叠好报纸，正拿着意式浓缩的杯子朝里面呼气。

“你什么时候来的？”

“嗯……来了有一个小时了吧。”

“你是有事顺便过来的吧？”

“不是哦。”

我朝着泽野的方向看去。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光泽而弹性的肌肤看着就跟个大学生似的。二十出头的真希倒是看起来比他成熟稳重些。

“那么，你是专程来拿稿子的？”

“是啊，不行吗？”

“现在的编辑才不会这么做呢。”

二十年前，我出道以前那阵子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的漫画杂志编辑周末都能正常休息，也不会无谓地加班和通宵等稿。

如今会亲自来取原稿的编辑，尤其是对于那种距离截稿期还有富余时间的稿件，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来说，他们都会让编辑部的小时工代劳，要不就叫快递。新人作家更是要亲自把稿子送到出版社。

“老师，您不是昨天自己在电话里说，今天下午就能完成

的啊。”

泽野一口口抿着意式浓缩咖啡，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要是说谎骗你的，那你怎么办哦？岂不是白跑一趟？”

“您是不是在骗我，我听声音就能明白。”

“你还真敢说。”

我苦笑道。

“再说，反正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呢。”

“这倒也是。”

我把检查完毕的一叠原稿放进信封，交给泽野。

“好了，让你久等了！”

“啊，您辛苦了。”

泽野手忙脚乱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伸手收下原稿。

“喝完咖啡再走吧。”

“嗯——怎么说呢？”

“你想说什么？”

“您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吗？”

泽野颇有些不满地抱怨道。

“一般不都是这样的吗？”

“这可是连载超过十五年的作品的大结局啊。”

“但这不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了才结束的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老师的作品在人气投票里从来没落到下游去。单行本的销量也很稳定。”

我明白泽野这是在绞尽心思安慰我呢。

“这绝对是我们主编太急于求成了。他一下子想要开好几

个新人的连载……”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我而言，这些都无所谓了。

“才不好呢，牺牲好端端地正在连载的作品，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乱来了。”

“要是杉山先生是主编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诶？”

“这个连载，当初就是和他一起撑起来的呢。我们俩总是开会到深夜，坚持不懈地制作分镜稿，一次又一次地拿到选稿会议去……”

这部漫画便是日后的《乐蜀》。

故事的女主人公是名叫“岬”，是个开朗活泼的中学生。她不断地转世历经轮回，却始终爱上同一个男人。那是一部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格局是大还是小的作品。

“乐蜀”古称底比斯，曾是古埃及的首都。图坦卡蒙陵墓等颇负盛名的“帝王谷”就在落日的尼罗河西岸。<sup>①</sup>

女中学生为了深爱的男子不断转世重生的故事——这个模糊的概念最初是我提出来的，但赋予这个作品名字的却是杉山先生。他一定是从“死亡与重生”这个主题联想出来的吧。

刚开始连载的时候，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不是自己取的名

---

① 整个城市以尼罗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岸。在古埃及神话中，西岸的日落代表往生之旅，因此象征着尼罗河西岸埋葬的亡灵。而东岸则象征着“生”，所以城市多位于尼罗河的东岸。

字，但时至今日，我却对它产生了感情，觉得不会再有其他的名字更能诠释这部作品了。

话说回来，主人公“岬”这个名字也是杉山先生想到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杉山先生家有个男孩，他说要是女儿的话，一定叫她“岬”。

好多年都没有想起这些陈年往事了。

那时我才十多岁，正是心中满怀少女漫画家梦想的年纪。第一次鼓起勇气去漫画社投稿时，就遇见了杉山先生。他那天刚巧在编辑部，耐心地审阅了我的稿件。

我一直觉得，当初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然而那时，杉山先生一点都没有嘉奖赞许我的手稿。

他有条不紊地指出了我手稿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默默地听着他的指点，心中满腹委屈，甚至还流下了眼泪。

不过，杉山先生最后把他的名片递给了我，并嘱咐我说以后再来投稿的话，他都会亲自过目，所以直接打电话到编辑部找他就行。

“听说杉山先生调去文库本部了，还是别的什么部门？”

“副主编调离了杂志编辑部，去做漫画文库本的企划和编辑了……”

“他不再是副主编了吧？”

听了我的话，泽野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昔日风光无限的漫画杂志如今日薄西山，近来所有出版社的销量都一落千丈。

尤其是少女漫画杂志更是兵败如山倒，近年来不少当年百

万销量的老牌少女杂志都被迫休刊，甚至停刊。

我出道之后，连续十五年刊登连载作品的《别册三色堇》也在劫难逃，现在的销量连全盛时期的一半都不到。

一直在少女漫画这个领域耕耘的杉山先生，做杂志的副主编也有一些年头了，半年前突如其来的一纸调令把他调去了文库本部。

午夜时分，烂醉如泥的泽野打来电话，倾诉了这一切。

我总以为下一任主编一定会是杉山先生，所以这个消息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别册三色堇》的新任主编是从少年漫画周刊编辑部调来的，该部门创造了全公司三分之一的利润。新主编雷厉风行，为了改变杂志销量惨淡的现状，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当强势的态度，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杂志的内容。

决定要结束我连载十五年的漫画，其实就是他改革计划的冰山一角。

“对了，老师，答谢会打算怎么办呢？”

泽野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你说什么答谢会？”

“哎呀，就是庆祝连载结束的答谢会啊。要召集历任的责编、工作人员，还有和老师关系亲近的作家老师们……”

“那个就不要办了吧。听着就很麻烦。明明就是被迫叫停的。”

“不要这样说嘛。我先叫上杉山先生吧。”

“他不是换了新的部门，应该很忙吧。”

“没有哦，他说现在都不怎么加班，反而更轻松了呢。”

“这样呀。”

虽然我并不是那么有兴致，不过就这么刊载出漫画的最终回，让连载漫画悄无声息地退下舞台，说来确实有那么一点凄凉。

况且，我还是很想见杉山先生一面的。

已经好久都没有机会和他好好聊上一回了。这几年只有在出版社年会这样众人聚会的场合，才能和他每年碰个一两次面，但在这种场合只能顾着招呼问候，也聊不上几句。

杉山先生现在还调到了别的部门，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见上一面，总感觉以后就会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了。

“老师，您说下个星期怎么样？您有什么安排吗？”

“你说什么安排？”

“哎呀，我这不是在请教您，您下周休息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

“没有啊。”

“您不和男朋友一起去旅行吗？”

“你找死呢！”

说完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泽野哈哈大笑。

我完全没想过要去旅行。仔细想来，已经好多年都没去旅行了。

“您出门活动活动，松松筋骨也好嘛。男朋友嘛，到了当地现找一个不也可以的吗？”

“你再这么说，我可真要生气咯！”

“去南方小岛度假不错哦。”

“去南方小岛啊……”

“比如说大溪地、斐济什么的。”

“要去南方小岛么……”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既不是大溪地也不是斐济，而是儿时家庭旅行去的那个小岛。

这时，办公桌上的无线电话分机突然响了起来。

“真希，麻烦你了。”

我把分机电话递给她。

有真希在的时候，我一般就不接电话。

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找上门来的，偶尔有时候，会有自称是我粉丝的人突然打电话进来。这些人通常口气不善，毫无礼貌，应对稍有疏忽就会麻烦不断。

“请问，啊，您好。您这是要找漫画家和淳美，对吗？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为了让我能听得清楚，真希故意大声地与电话那头的人交谈。

“嗯……仲野……仲野小姐是吗？你的名字仲野泰子对吧。”

真希问出对方的名字，假装确认似的反复说着她的名字，看我的反应。不愧是我的全能助理。

我对仲野泰子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印象。

看到我用手指画出交叉否定的符号，真希点了点头。

“啊，您好。我想您大概是打错电话了。嗯嗯。没关系没